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繡鞋記 第三回 張鳳姐繡鞋慰贈

詩曰：男情女意兩無猜，誰信時乖命也乖。  
海誓山盟何足據，多情全在繡花鞋。

卻說張鳳姐姑嫂二人正在房內談心，忽然丫環報上：「寶蓮庵兩位女師到來。」言還未了，桀枝、亞左步進，姑嫂接見滿面歡顏。便道：「你們許久不來，有何貴冑？正係一日不見如三秋兮。近日以來我姑嫂甚屬寂寞，思念芳容，殊深渴想。」

桀枝道：「彼此諒亦同情。只因個天前往西門，打從倪府經過，被他奶奶苦苦相纏，不得已，共同亞左在彼處盤桓。不知來了一位葉翁，生得人物瀟灑，相貌堂堂。身為當朝戶部主事，定要我們兩個與他念佛，故此淹滯幾日，始得回來。」鳳姐道：

「你個禿奴，花言巧語，我想出家個個俱是勢利，但見人家富貴，更加意十分奉承。誦甚麼經，念甚麼佛，分明支吾渾帳，借端想賺人錢，故意賣弄風情，只念一句阿彌陀佛。」亞左說道：「我們皈依淨域，絕無半點凡心，身坐蒲團，一塵不染，正係色色空空都看破，花開花落不關情。可惜姐你空房獨守，孤負年少青春，何不改弦易轍，竊效吟風弄月，以免擔愁豔悶，虛度韶光。」鳳姐聽了亞左這幾句話兒，已挑動了春心，說道：

「師之所言甚合奴意，無如目前絕少鍾情之輩，若者只圖眼前快活，只怕錯腳難翻。」亞左乘機說道：「姐呀，捨得有意尋歡，何愁不逢知己。即如我所講這位葉老爺，真係才貌雙全，兼之家稱巨富，少年登第，在朝叨沐聖恩。貢士南宮之女係他繼室，白溪李家之婢係他愛妾。現在妻妾二人，不分大小，姐妹相稱。食不了珍饈百味，穿不盡綢緞綾羅，出入提籠打轎，隨從小價、丫環。快活風流，誰能爭勝。莫說我亞左出家人勢利，就係彼都人士，無不稱羨他富貴雙全。更可誇者：亭台樓閣，美麗奢華，夫唱婦隨，順時行樂。我輩身在法門，未免怦怦心動。」鳳姐聽罷，歎了一聲：「人生在世，青春幾何，孰不關情風月。自怨時乖命薄，嫁夫不得到頭。芙蓉帳底孤眠，菱花妝鏡獨對，難效鴛鴦比翼，燕雀雙棲，萬種憂愁，憑誰可解。」說到此時，不禁潸然淚下。桀枝從旁接語：「嬌姐不必傷懷，待我出家人行個方便，成就你一段良緣，免得你日夕含愁，長吁短歎。」鳳姐道：「但得如此，生死不忘，比如你目中所注何人，乞其明以告我。」桀枝道：「若問此人，不用登山涉水，問跡尋蹤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目前。」鳳姐道：「究竟乃是何人呢？」桀枝說：「實不相瞞，就係先時亞左所云個位葉老爺。他因日前遊街，也曾見你生得貌好，心中十分思慕。」

已經托媒求聘，只恐姐你不肯居其次位。尚若不嫌做個平妻，包管歸去專權擅寵，尊意以為何如？」鳳姐沉吟半響，說道：

「不知此人情性若何，品格若何，怎好造次承應。」亞左稱說：

「要見此人，卻也不難。明日趁你回家路經水南，何不與他相會，面談一切。」嫂嫂陳氏連聲稱妙：「這段姻緣真乃前生注就。」二尼辭別出門，亞左即往評花閣送信。步入館中，但見落紅滿徑，寂無人聲。遙望朱扉半啟，高卷畫簾。蔭芝獨自一人坐於太師椅上，愁眉不展，默默無言，似有所思。亞左行近低聲叫喚：「老爺。」蔭芝驚覺連忙問道：「慈雲光降，適自何來。」亞左答曰：「老爺獨坐寒窗，為何如此納悶。我今到來，特為癡心人報喜。鳳姐明日到水南廟拜神求水，你可買舟前去與他相會。成敗在此一舉，切勿不可有誤。」蔭芝聽說，喜之不勝：「難為阿傳深費清心，事成之日，自當重報。」亞左說：「出家以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既為介紹，敢不抒誠報命。」蔭芝見她人物風流，語言乖巧，甚屬可愛。此事看來八九分成就，待我先行酬謝冰人。行近口稱：「阿傳媒女，雖未過門，執柯者豈可空過。」亞左答雲：「我不是貪想媒錢，目下分文不取。且待將來，要你跪向媒女跟前，方為酬謝。」說畢，意欲抽身，蔭芝一手扯住，說道：「十賒不如九，現見鍾不打，何處尋銅。我因孤館寂寥，無人作伴，相如饑渴難堪，伏乞楊枝甘露灌我荒田，幸無見卻。」此時亞左欲行欲止，頓起春心，半覺含羞，無言低首。蔭芝乃是偷香老手，見機而作，向前便將亞左摟抱懷中，共入紅羅帳內。魂迷楚岫，夢繞巫山，片時間雲收雨歇，各自穿衣而起。蔭芝見亞左兩頰紅生，恰似海棠睡醒，秀色可人，觀之不厭：「今日蒙師惠以瓊花，後會重看貝葉。情深如海，銘激五中。」左雲：「區區賤體，有污貴質，何勞尚掛齒頰。他日美人入室，便更銷魂矣。」整衣告別，蔭芝相送，出門而去。

到了次日，蔭芝打發潤澤去喚船，又命徐安往請親家同去水南與鳳姐相會。不一時，潤澤將船催便灣泊步頭，把高照桅旗插起，安排得當。此時鷓舉也亦來到，與蔭芝一齊下船，這也不表。

且說桀枝是日前往張家，看見鳳姐妝整十分俊俏，說道：

「似此天香國色，恍若嫦娥降世，仙子臨凡。莫道葉翁渴想，就我一見也亦情牽。」打扮已完，出堂稟知母親：「女兒今與桀枝師傅往水南參神求水，順便回去大汾。」安人見女要去拜神，允其所請。鳳姐別了嫂嫂，即同桀枝落船。吩咐舟人即忙解纜，蘭槳蕩開千尺浪，錦帆高掛一江風。

鳳姐推窗觀望，只見波濤蕩漾，水光接天。遠遠看見前邊有只大船，官銜燈籠分插左右，船頭高掛旗號，桀枝便知主事來了。笑指：「這號乃是葉翁座船先來等候，足見誠心。」即令梢子快搖前往，頃刻擗去與蔭芝船隻近傍。蔭芝已曉暗裡機關，連忙走出船邊，叫聲：「阿傳何幸到此，實屬忠信人也。」

桀枝雲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。我今與彼美往水南古廟拜神求水，實出到誠。」回身便對鳳姐轉說：「此位就是葉老爺，現今身為戶部主事，名重當時。姐亦既係關心，不可失之觀面，何不請來一會。」蔭芝乘勢踏過船來，步入艙中，整衣相謁。

行近深潭作揖，口稱：「芳卿久欲識荆，未遑御李，今幸下逮垂青，喜出望外。尚蒙不我遐棄，朝夕相依，則終始成全，斷不致異日有白頭之歎。」鳳姐聞聽，面帶羞慚，俯首弄衣，無言可對，惟是雙眼盈盈，觀人不厭。看見蔭芝舉止端詳，性情溫厚，心中已有九分愜意，願托終身。朱唇微展，低聲說道：

「妾乃質同蒲柳，命若秋雲，許字何郎，三年失偶，原擬柏舟自矢，之死靡他。辱蒙封菲不遺，願執箕帚，弟輩牀第綢繆，大婦致生嫌隙，使妾無地自容，未免自貽伊戚。」蔭芝答道：

「芳卿無須過慮，承蒙金諾，望重斗山，何敢視若秋毫之末。請從今日一言為定，永不改更。但救人饑渴，勝造七級浮圖，乞賜天上碧桃，以慰凡夫之口。」鳳姐聞言，含羞答答，正在欲言不語之際，忽聽隔船有人呼喚，聞來乃是鄧清並同貢士南宮到來。蔭芝連忙撒手，步出船頭，勉強叫聲：「岳丈大人為何到此。」南宮接語：「只因有宗財路，我同鄧兄斟酌幾天，要你方能落局，特邀賢婿協力經營。蔭芝自付難以推卻，無奈過船與南宮、鄧清輕搖蘭棹，即便登程。剩下鳳姐一人，索然寥寂，別了桀枝，舟回大汾而去。」

卻說蔭芝目送鳳姐起程，在船中細問其中原委。老鄧說：

「只因有個土豪姓萬名人惡，住居南營，平日為非作歹，交結凶徒、惡棍，逐隊成群，家中忽然暴富，近因搶奪人家妻妾，被人告發。現在官兵將伊圍捉，使人求教於我，細想此事非輕，故請令岳南宮籌策，竭力調停，終於囹圄，因思彈壓官兵非足下不可，所以共齊今嶽前來請你，伏祈指助一臂，俾得分肥，足感盛惠。」蔭芝聽罷，微微冷笑：「不是我誇大口，此事非我斷斷不能，莫說官兵聽吾言語，就是上台大憲，也亦俾吾情面。」談論之間，不覺舟抵南營。三人登岸，到了人惡村前。

蔭芝看見官兵屯集多人，開聲問道：「你等到此何事？」眾兵答道：「奉差捉拿人惡。」蔭芝吩咐：「你等不得亂動，人惡係我通家舊好，他平日極是良善，不過家下有些錢財，人遂誣他搶奪妻女，以為魚肉可啖，你等速速回營，銷差自保，前程要緊。倘敢執違，定乾咎戾。」眾兵聽罷，個個目瞪口呆，知道葉老爺平日威聲遠振，不敢將他抗拒，遂即一哄而散。人惡看見官兵回營，急忙出來叩謝，並請蔭芝進屋，四禮八拜，大排筵席款待。飲酒之間，人惡取出白銀一千六百兩，雙手呈獻，口稱：「進士

公，晚生身羅重罪，蒙翁解救，即粉骨碎身難酬萬一，謹具不腆，乞莞存之。感甚幸甚。」蔭芝道：「些小事情，何勞厚惠，但承美意，卻之恐蹈不恭，爰為拜領，以志不忘。」說畢，人惡令取大杯，滿滿斟上，各敬三杯。膳罷方行散席，蔭芝等三人揖謝告辭，人惡送下程四百兩，蔭芝收入，一拱而別，步回船中，蔭芝把銀兩瓜分停當，就即轉回陳館。

按下南宮、鄧清不題。

且說蔭芝次日在館思憶鳳姐，深為納悶。親家鷓舉在旁勸解，說道：「你今不用愁煩，既有桀、亞左鼎力周旋，斷無向隅失望，惟是好事多磨，伏祈寧心以待。」話未完時，忽然桀枝步進館中，笑嘻嘻走到蔭芝跟前，連聲稱喜。蔭芝叫聲：「阿傳，前日舟中如此掃興，未曉何日再睹芳容，刻下寸衷耿耿，喜從何來？」桀枝答語：「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古云：『有志者事竟成。』並非浪說，茲者天緣有定，地望無嫌，所謂伊人今日偕嫂來游禪院，故此特來送信。此舟過後永無船隻，老爺今番切切不可失其機會。」言罷，轉身告別：「待我先回庵中迎接佳人。」蔭芝相送出門，叮嚀致囑，如此這般切勿忘卻。

桀枝諾從，轉回庵內。正值鳳姐姑嫂二人肩輿來到，遂同亞左出迎，攜手步入客堂，坐下，飲罷香茶，敘了幾句套話，按下不表。

且說蔭芝送了桀枝回去，便即換服更衣，共同親家而往，行行不覺到了寶蓮庵門首。蔭芝把金扇輕輕扣戶兩三聲，桀枝已會其中之意，悄悄走出，啟放禪扉，先行引導蔭芝與親家追步後塵。將近客堂，忽聞笑語喧天，香風撲鼻，情不自禁大踏步突然闖進。姑嫂二人相推相讓，疾忙躲閃，陳氏嫂嫂走向曲欄左邊桀枝用手持著陳嬌說道：「此位佳人老爺未曾見過，為人良善，品性溫柔，兼之實在慈心，救急扶危，時行方便。」

蔭芝聽說，整衣上前，深深一揖，桀枝連忙啟口：「他就是張良雪的奶奶了。」蔭芝道：「夙欽雅范，未獲瞻韓，入耳賢聲，心愛慕向，未親教誨。相見恨晚矣。」轉身便向鳳姐施禮，口稱：「芳卿，自從舟中相會，慰我懷思，挹別以來，時索寤寐，望卿大發慈悲，許我良緣永締，感荷裁成，不啻恩同再造。」

鳳姐嘿言不答，如醉如癡，方寸搖搖不能自立。陳氏嫂嫂早已洞悉其奸。含笑稱叫：「姑娘我今與你代勞。」便把香茶親手敬奉主事。蔭芝接過，稱謝不已。桀枝接語：「鳳嬌腸如匪石，相會之後，未免也亦情牽，但恐世態炎涼，變生不測，男子心事不能終始如一。況佳人命薄，才子緣慳，若使柳眉皺碧，杏臉消紅，是雖以情而始，弗克以情而終也。依我愚見，與其悔吝將來，莫若維持在昔。古語有云：『畫虎畫皮難畫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』你二人既要埋堆，何不打在佛前發誓，神人共鑒彼此，以免憂疑。」蔭芝說道：「阿傳所云甚屬有理，我們就此遵行。」桀枝即行秉燭，焚香，相請二人行禮，陳氏推著鳳姐，亞左扯著蔭芝，走向佛前躬身跪下，低首叩頭，絕無一語。

陳氏在旁看見，忍笑不住：「你們兩個難道是啞的不成！為何半言不發。」桀枝道：「一定他二人怕羞，待吾替其稟訴也是一樣，行前合掌，頂禮稟上：『龍天護法西方諸佛菩薩，今有當朝戶部主事，弟子葉蔭芝與張姓信女共締姻媿，永諧琴瑟，百載和諧，男情女愛，兩相樂從，誠恐隙未釁，終半途而廢，特向佛前發誓，以表誠心。男若背盟不全屍首，女如負誓永墮豐都。不踐前言，神天鑒察。』誓罷，起來。桀枝又說：『你二人今雖發誓，當留物件以為表記，蔭芝說：『阿傳所言甚是。』

遂向手中除下金鐲一個，向前遞與鳳姐：「此鐲聊為表記，愧不成敬，伏乞哂存。」鳳姐接鐲，心內思維，並無長物回敬，只是雙眼望著足下金蓮。桀枝已解鳳姐心事，帶笑開言：「姐，你有件稀奇之物，何不將來回贈與君，先日我與你所做的繡鞋，現存我處，竟可送他為記，預卜百載和諧，豈不是好。」鳳姐聽罷，諾諾連聲。桀枝即回房內取出，交與鳳姐，親手奉送。